

石齐

石齐画粹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石齐画粹

石建邦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石齐画粹 / 石齐绘; 石建邦编. —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7

ISBN 978-7-5322-5232-9

I. 石… II. ①石…②石… III. 中国画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27480 号

石齐画粹

绘 画: 石 齐

编 著: 石建邦

责任编辑: 南 彦 范奕彬

设计制作: 丹 心 舒 羽

出版发行: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 上海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印 刷: 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889 × 1194 1/16 印 张: 5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15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322-5232-9

定 价: 80.00 元



画家石齐近影

画漫漫(自序)

石齐

我出生于福建依山傍水的上满村，从小好画，学习与创作多半于半个世纪的实验中，略知中国画根深叶茂，须继承传统九紫六六，广泛涉猎他种元素方能根深叶茂。

我70年代仅获传统笔墨成果，蒙同行认可，如李可染言：“我头一回见你的画吃惊地好。”我视为功底。

从80年代起，一心欲立世界艺术之林中，故冲杀拼搏，苦心求索。谢上天见怜，助我千年至今唯立“三象合一”（具象、印象、抽象）的一条道。北风仪当下如何，我无意计之，仍须学与创作，只知他日世人必识之、扬之。

2007年3月



石齐与收藏家马国常合影

序 言

郭庆祥

中国在 21 世纪的世界舞台上无疑是一个最为亮丽的角色。经济、政治以及外交等诸多方面均在展示其迷人的魅力，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毫不例外，中国的文化艺术同样正在国际文化舞台上五彩缤纷，焕发出前所未有的诱人姿态。“中国特征”或者说“中国形象”正成为西方世界所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

中国画是中华民族传统艺术中历久弥新，最能阐发时代精神，最有生命活力的独特艺术。经历一千多年的历史发展，她海纳百川，包容壮大，始终能够推陈出新，长盛不衰，至今仍具备无误的开拓能力和伸展空间。这一巨大优势是其他传统文化如戏曲、文学都无法比拟的。我们实在不必杞人忧天，以为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画已经穷途末路，走到尽头。

画道万千，其中唯新。石齐先生，胸襟壮阔，对人生的真谛和事物的本质有独到独特的理解。他的作品恰好就是中国画巨大创造力的明证。其数十年艰苦的艺术探索和实践充分向世人表白：中国画在应对时代冲突和变革的时候，我们只要清醒意识，打破障碍，是最能力挽狂澜而又引领时代，唤醒迷悟的。

浙江马国贤，青年才俊，名闻江南。在收藏上独具慧眼，与我的许多想法不谋而合，非常投契。8 年以来，其倾力搜罗石齐先生的书画作品，蔚为大观，成绩可喜。望此画作集出版之际，谨不揣冒昧，聊书数语，相信人们于画中不难领略石齐笔下源源不断，健康阳光的艺术活力和中国画有容乃大的创新精神。爰为序。

超越中西——读石齐的绘画

张晓凌

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

对于近现代中国画家来讲，无论其持何种艺术观，进行什么样的艺术实践，都要面对这样的历史课题：即如何在传统的基石上，创造出中国画的现代形态。对这个课题回答的优劣，已成为衡量近现代画家质量的基本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标准。美术史家撰写近现代史时，也大都以此标准为写作的坐标。因而近现代一百年的中国画史，可以看作是一代又一代画家不断探索中国画现代状态的历史。把石齐的绘画放到这个历史线索中看，其意义即显现出来。

近日灯下翻阅石齐的作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恍然回忆起十几年前两人邂逅于朝内小街，兴致盎然地讨论中国画前途的情景。当时石齐已名满天下，其作品《迎春》、《人人都在幸福中》几乎妇孺皆知。但在谈话中，我分明能感觉到他不可遏止的继续变革的欲望。现在回过头来看，石齐不断探索、实验、超越的艺术实践，几乎是二十多年中国画变革史的一个缩影。从这个意义上，许多美术史家、批评家将其列为当代所提倡的中国画大家。我认为，这个荣誉石齐是当之无愧的。

石齐的变革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有人会对此保持疑义，理由是当时是革命美术时代，但事实的确如此。石齐1971年画的一幅山水，完全可以看作当代中国山水画变革的滥觞。画面的结构、光色、笔墨大幅度地从传统样式中解放出来，自成一体，充满着新生的朝气，对此后中国画的变革提供了启蒙性价值。当时的石齐并未受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他进行变革的唯一原因，可能源自他生作为一个变革者内在的天性。

经过三十多年的艺术实验，我们可肯定的说，石齐已成功创造出中国画的一种现代状态。这个判断可以从两点上看出：其语言的现代性和意境的现代性。石齐进行语言形态的变革具有良好的基础：深厚的写实功力、娴熟的笔墨技巧，对油画、装饰画、版画、现代设计、舞台美术等样式的掌握，对西方现代美术的习解，均使其可以自由地调配各种元素，不拘一格、不择手段地进行语言形态的实验。在石齐的语言世界中遨游，我们可以领略笔墨变化的神奇，亦可观赏到光色交融的魅力，既能在线条诡奇的变幻中体味传统的蕴韵，又能在大墨色的冲撞中感受表现主义的力量。说石齐的语言具有现代性，是因为他不仅大大地扩展了中国画的语言，而且也和西方现代绘画语言大相径庭。在超越中西的基础上，创造石齐式的语言形态来，才是石齐绘画语言现代性的要旨所在。

石齐绘画的境界和传统文人画境界相去甚远，和林风眠绘画中境界孤傲、冷寂也完全不同。石齐所追求的，是通过対人性之美好的描绘，对个人弘扬，来体现人文关怀意识，因而其境界博大而热烈。

作为敢为天下先的先行者，石齐的探索仍在继续。相信在不远的将来，石齐的新作品必将在美术界引起新的争论，增添新的思考……

石齐的探索与突破

朱虹子

《中国文化报》美术周刊主编

静下心来回望 20 世纪的中国画坛，中国画的发展可谓波澜壮阔，足以名垂美术史的优秀中国画家很多很多。然而有四位艺术家和他们的工作深深吸引着我的目光。第一个是齐白石，他从文化的故园中走来，迈过清代复古画派的废墟，接过八大、老舍的千秋笔力，以纯真自然的目光触摸种种生灵、书写凡俗事物中的万般情怀，把中国画的审美境界从不可言的虚空之境，拉到了有情万物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化境。中国画没有因为有了人间“烟火气”而降格，反而开创了一个充满生机的新世界。第二个是黄宾虹，他就像春秋时代孔丘在乱世抢救整理种种典籍一样，用他的研究和实践，为后人整理和保留了古典文人画的笔墨经典和精神品质，使得中国画家有了精神的归依。第三个是李可染。李可染的艺术实践，其重要性堪与乃师齐白石比肩。他这一代中国画家面对着具有强大文化传统的西方艺术的强势介入，中西结合的呼声渗透到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所谓绘画艺术的中西结合，在每一个结合点都可谓风口浪尖，每一点探索和实验都面临着万丈深渊。李可染立住了，他首先是立住了精神，扎稳了根脉，他的实践和思考无疑是研究当代中国文化如何面对世界求发展的一个重要个案。第四个是吴冠中，有人把吴冠中看作是中國画的毁灭者、破坏者，却看不到吴冠中给其所开创的彩墨画带来了一番别样的活力。吴冠中同样是研究当代中国文化如何面对世界求发展的另一个重要个案。

大师们相继远去，给 21 世纪留下激励人心的背影。新一代中青年画家正在崛起，让人振奋。环顾左右，有一大批优秀的中年画家正在攀登艺术的高峰，去摘取艺术皇冠上的明珠。他们有深厚的学养，有苦苦探索的执著精神，有勇于创新国际化视野，可以说他们正在创造一个美术史上的奇迹，尽管这个奇迹还没有被全面认知、被认可。北京画院画家石齐先生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其实早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石齐的画名已经享誉海内外，他的《人人都在幸福中》、《迎春》、《笔必武》等作品在那个时代可谓名满画坛，是那个时代中国画传播最广的代表之作。这一时期石齐的成功，既有赖于他对中国画笔墨语言的学习和吸收。更凭借他对生活的一份纯朴的挚爱。石齐是一位有着丰厚的生活积累的画家，其坎坷的经历和人生际遇，使得他的画笔不能

停下对生存体验、生命体验的感悟和表达。这使得他避免了两种倾向：一是执迷于创造观念以显“先锋”，靠玩技术花活达到“一招鲜”；一是沉溺于古人情趣泥沼，自赏自娱，脱离时代没有了真实的情怀，看似超脱，实为抱残守缺。这两种倾向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那就是大学的自我复制。石齐以创作于1981年的《满天风雪》为标志，完成了他对中国古典笔墨图式以及借物抒怀的东方审美样式的探索，画面上张扬而隐忍的笔力，雄逸有致的笔韵，浑然一体的笔法，显示了他面壁十年图破壁的巨大能量。题笔随意恣肆而流露激愤，那可以看作是他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宣言。他要在艺术的领地会见勃洛克，会见郭克，会见“三C”，他要在意象诗学、抽象思维和印象传统里寻找和开拓艺术的空间，这是一个要容纳得下他东方人的气质，容纳他激荡的人生情怀的审美空间。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石齐可以说是寂寞的夹缝中顽强寻找和试验，欣赏他的现代彩墨画，不管是反映乡间生活的《打粮图》，还是表现都市魅影的《三里屯酒吧街》，你所感受到的第一冲击力是巨大的语言陌生感——传统中国绘画语言系统中不断重复的各种程式、常规与范式，在这里几已荡然无存，而进入一种意象繁复的无序状态，却始终保留了笔性和墨韵，主导各种原生态视觉局部语言作混沌游移，构成耐人寻味的新奇语境。给人以冰中生火，火里含冰的视觉感受。同时，由于其语言具有极其高深又极其纯粹的技术含量，更有了不可模仿与复制的独特魅力，这样的原创性，保留了中国画的精髓所在，而不是简单的中西嫁接，可以说是一次对中国画语言体系的重要突破。这一突破，则体现了石齐中国画创新发展的包容性和整合能力，——既避免了面对西方绘画语言的简单挪用，又超越了传统语汇的麻木建构，是石齐作为一个艺术家独立探索精神的最终体现。

中国画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一个富有潜力的艺术表达形式，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在国际文化的交流与竞争中，应该而且完全可以承担一份独特的责任。那就是中国画能否创造出为不同时空、不同文化形态乃至东西方所共赏的形式美感，中国画能否承载人类共有的生存体验而创造跨越时代的情感共鸣。这个责任，无疑已经落在了当代优秀的中国画家身上了。也可以说，当代画家所面临的语境，比之齐白石的时代，李可染的时代，更具有挑战性。在我看来，像石齐先生这样一位富有文化责任和创造精神的艺术家，是值得我們期待的，

当代的意义：合而立一石齐的艺术

姜耀艺

画家、独立艺评人

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卷末结束语最后两段文字中写到：

“原来东方绘画之基础，在哲理；西方绘画之基础，在科学；根本处相反之方向，而各有其准则。秉雅氏（Laurence Binyon, 1869-1943, 今译劳伦斯·比尼恩，英国诗人、剧作家、艺术史家）之言，因为叙述东西绘画异点之所在，实为赞赏双方各有终极之好果，供献于吾人之眼前，而不同其歧耳。若徒眩于西折中以为新奇；或西方之倾向东方，东方之倾向西方，以为荣幸；均足以损害两方之特点与艺术之本意。未识现时研究此问题者以为然否？”

此后之世界交通日见便利，东西学术之相互混合融化诚不可以意想推测；只可待诸异日之自然变化耳。”

可以看出：潘氏在他一生创作中，强调“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的观点，自有其坚定的理论基础，他亦亲身实践了，并达到了中国文人画的辉煌。然而，他对其以后的艺术发展却不敢妄加断想。但是，书本的最后一段，也就是这句八十年前写成的短短文字，他为艺术的发展却作了开放式的叙述：随着今后世界广泛便捷的交流，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只能待世界的自然变化而变化了！

时至今日，人类社会的发展、现代科技和文明的进步，已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方式。每一个心胸博大艺术家必然要创造和选择当代的艺术语言去表现自己所认识的新世界。无论谁创造的先进文化、先进技术，已归全人类社会所共有。今日之中国，已是世界之中国。中国现代绘画发展至今，简单地再谈东西方的融合或传统创新，已无其必要。

西方现代绘画自它诞生之日起，即冠以“破坏”的名义存于世。追溯一个世纪前至今的艺术发展过程，经历了“破坏——创造——样式化——再破坏——再创造”的多次反复过程。在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过程中，其主流并没与同步世界，及时体验到“现代”的意义。至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新潮美术兴起，才在各个领域迅速蔓延，仿效已过时数十年的西方现代艺术，对传统的“破坏”比西方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代美术，对于画家的要求提高到了相当的高度，他不仅要通晓本民族的文化，还要掌握异域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不仅要知道世界文化的历史，还要了解当今世界文化的发展。今天，当“传统”已被“破坏”得支离破碎时，人类一切守旧的人“合”，且为创造者服务，更具有发展的意义。因此，一件优秀的当代艺术作品的诞生，必定带上时代的烙印，又必然是画家创

作思想，人文精神、艺术修养大融合的产物，古今中外艺术思想的大融“合”，才能在作品中真正建“立”起当代艺术内涵的意义。

“合”，非“大杂烩”，乃是有取舍的“综合”、“复合”之统一。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等一批留学归来的艺术家就引入了西方绘画的观察方法、造型技巧，把中国绘画带上了“中洋结合”或“中西调和”的道路，改良或折中了中国的传统绘画，他们是中国现代美术发展的先驱者，也是铺路石。但他们的“合”，仅停留在画面表现的技法技巧或其他的某个层面上。

在中国当代艺术家中，石齐走的是一条“大合”之路，这不是画家本人的伟大，或比他的师辈们高明，而是我们这个开放时代的伟大！他幸运，他可以自由地探索自己的学术思想、创造新的理念，同时可以融合前人的成就。

在石齐的同一幅绘画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传统水墨的大写意，看到了印象派的光与色，看到了画面局部的细微描写，看到了造型的变形元素，它们和谐而统一地集合在画幅之间，构成了石齐独有的绘画面貌。

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发展，长期处于自闭的状态，这与中国社会的封闭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政治理想的丧失和精神生活的消沉，使得文人墨客只能以笔戏，墨戏的方式来宣泄心情，或寄物明志，文人画就成为士大夫阶层精神调和和玩味的产物。

跳出传统文人画狭隘的圈子而进入到大大美术的广阔空间，正是当代有作为画家的时代责任，石齐正是这样一个肩负使命感、在不断探索中前进的艺术家，并把他的艺术赋予了当代性。

在中外绘画史中，所有一流的大家，均具有他那个时代的当代性、前瞻性。人体解剖、透视原理的运用，使得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三杰是；开创光与色的独立表现，使得印象派的莫奈是；摆脱绘画再现现实的观念，使得现代绘画之父塞尚是；多视角、多空间的立体几何构成画面的新秩序，毕加索也是；中国明清时纵情真山真水的石涛是；笔墨境界抒发傲岸胸膛的八大是，以及发掘民间绘画天真烂漫的齐白石是，意象雄浑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黄宾虹也是。同样，今天石齐的“大合”美术，再次把传统带入了当代。

“勇敢革新者，常争议四起。”正是艺术的当代性、前瞻性出现时，人们习惯性审美的反应，同时，作者的创作思想也可以在“争议”中，不断自我激励、自我完善。

对中国画传统笔墨的领悟。石齐在上世纪70年代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并受到了广泛认可。然而，大智者永不会满足已有的成绩，必定会适应大时代发展的潮流，开拓更大的新格局。石齐主张的“具象”、“印象”、“抽象”三象并举，正是其从传统的水墨程式中解脱出来，开辟了整体而多元化视觉表现方法的实践，也是“大合”美术的体现，具有独创性的意义。

在石齐的绘画中，“大合”观又体现在表现手法的多样性方面，象征性的语言、写实的语言、意象性的语言、表现性的语言，它们能在同一画面中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并形成统一的格局。

如《打根图》、《辉光无限》、《女娲补天》、《颐和园长廊》等作品，壁画般构图的大视觉效果、多彩绚丽的宏阔场面，以及风致优雅的抒情表现，在这里，变幻、交错、融汇，构成了激情洋溢，视觉“大合”的色彩交响乐。

石齐是一位开放型艺术家，对文学、音乐、建筑、体育等等其它学科的研究，又使他具备了学问的“大合”，在作品中体现了现代社会的人文情怀，如《凌云志（女骑警）》、《大道造船厂》、《乔家大院》等，又使得他的作品充满着时代的朝气与阳光。

石齐是一位探索型的当代中国画家，在他的绘画语言中，坚持追求艺术观的多样性、风格的多变性、形式表现的多变性，使得画面的境界博大、开放、变化和多元。石齐的艺术、石齐的精神世界和无穷尽的现实物质世界同样丰富多彩、变化多姿！

全方位的纵横交错、横纵融合，是当代“大合”美术观的体现，也是石齐艺术的特征。中国的传统文化修养、道德情感，又使石齐的艺术在“大合”中取舍，而得到统一。

通向艺术成功的道路有千万条，有“大道”，也有“小道”。“大道”直接指向艺术的高峰，“小道”方向虽直，可能有弯路，甚至有回头路，而石齐无疑是一条方向明确的“大道”开辟者。他会为坚持自己的艺术主张，弘扬人性之美好，而不断探索未来，不亢踏步前进！

“艺事相通，工科技法随时代更替、交错，情之所至，古今中外必相拥抱”——吴老先生也是这样说的！

华章焕彩说石齐

石建邦

鉴赏家、资深艺术顾问

今天，如果参照托马斯·弗里德曼近著《世界是扁平的》一书的说法，地球已是一个扁平的村庄，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基本隔阂已经消除。“柏林墙的倒塌、互联网的崛起和软件的可操作性共同创建了一个新近变得‘扁平的’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景观。使过去与权利和财富中心无缘的人得以直接参与赚钱和制造舆论的活动——只要他们有能耐、有胆识、有宽带连接就行。”

一根宽带可以将世界任何角落发生的事件在同一时间传递“村庄”的任一地点。东方走向西方的同时西方也向我们走来。相互碰撞、融合、渗透，政治上各国首脑的穿梭外交，经济上的WTO、体育比赛的世界巡回，娱乐节目的全球同步等等，都在说明彼此的距离已经缩短和甚至消弭。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思想的万般细节，总之行为和观念的各个方面无不渗透了古今中外的各种因素而并行不悖。

在如此缤纷多彩的全球化背景下，艺术领域的影响和变化同样十分明显。我们正处于一个艺术资讯高度发达，艺术创作高度自由和繁荣的时代。前者，国际性重大美术展览，如威尼斯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等等，中国画家的音量正在逐年加大，接受的关注程度也同样升级；国际间的文化艺术交流项目更是频繁不断，中法文化年、中意文化年等等接踵而至，不可胜数；后者，我们已经在艺术的创作领域完全摆脱左的意识形态或思潮的干扰，创作面貌的丰富多样性和自由度今非昔比。

吴冠中曾经说：“长期以来，由于无知，我们几乎排斥尽出现印象派以来的西方绘画。年轻一代决不会永远被困于父辈的保守观点中，外婆讲的故事只能作为童年美丽的回忆，但已不是今天的现实世界！”“我们正处于古、今、中、外的立交桥头，脚踏实地便通向东南西北的广阔天地，这是一个幸运的起点，有什么理由自馁！”但是，今天我们的艺术家可能又面临一个信息泛滥而无所取舍的相反极端。

基于上述这些认识，笔者认为，在当今形势下中国艺术的发展，特别是水墨艺术的发展如果再仅仅局限于从中西结合或者传统创新的角度来认识，抱残守缺地强调或炫耀这一点笔墨来自古人，那一点构图来自西方等等的話，显然已经不适合时代的要求，也就无法真正写出时代精神的脉动。中西艺术的发展，其实早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早在中国的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等人学习并引进西方艺术之前，西方早就从一批印象主义画家开始，尝试从东方艺术特

别是中国的书法和绘画中汲取营养，化为自己的绘画语汇。从梵高、马蒂斯、毕加索，到塔比埃斯和克兰因等人都毫不讳言自己从中国艺术中获取了巨大的灵感。所以，今天一个真正成熟的中国艺术家更应该通晓古今中外、上下纵横所有的艺术面貌和特质，并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回应，从而跳出以往绘画有关中西体用方面等等价值差异的粗浅纠葛，保持自我，交出自己反映饱满时代精神的真实画卷。

至今仍记得西方现代抽象艺术创始人康定斯基在《论艺术的精神》一书开头的几句话：“任何艺术作品都是其时代的产物。同时也是孕育我们感情的母亲。每个时期的文明必然产生出它特有的艺术，而且是无法重复的。试图复活过去的艺术原则至多产生一些犹如流产婴儿的艺术作品。”

如果用上述因素和准则来考量当代中国画坛，那么石齐先生的作品，代表了当下中国画发展的原创活力。

石齐先生成名甚早，三十多岁即因作品《家乡忆江南》、《迎春》等作品参加北京市美展而一举成名，1973年作品参加全国美展，更受广泛关注，问题《迎春》入藏中国美术馆。石齐在中国画传统笔墨的领悟和实践上，即使在70年代就才具非凡，并得到李可染、石鲁、黄胄、刘海粟、陆俨少等大师的指点 and 亲睐，对他的努力和成绩赞赏备至。

由于师从黄胄、刘海粟等前辈，使得石齐开阔视野，在国画以外的素描、速写、水粉、油画等方面交相攻错、全面发展。这些绘画领域里的“十八般武艺”坚实锻炼，造就他绘画艺术的过硬本领，发展而为具有独特艺术面目的大家。

石齐的艺术成就，概括说来主要表现为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突出贡献：

首先，他是最早将中国绘画带入现代状态的画家之一，早在70年代的作品里，无论《飞雪迎春》，《人人都在幸福中》（又名《泼水节》）等等，都传达出一种崭新的面貌，并使石齐积累了一套迥异与前人的，能够充分反映现代艺术精神理念的笔墨技法，并加以总结锤炼，精益求精，形成独有的石齐笔墨风格。从而大大丰富了传统水墨的笔墨语言，甚至“语法”结构。另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人人都在幸福中》一画更体现了石齐在70年代的当时就极具领先地关乎人类自由和平等方面的思想意识，具有启蒙效应。

虽然，徐悲鸿、傅抱石、陆伊少等一大批画家都用中国画手法画过现代题材的作品，这种现象尤其在文革期间特别明显。但画现代画并不意味着，笔墨激发有现代状态，他们尚未完全摒弃传统笔墨的某些基本规范，只是“旧瓶装新酒”，绘画语言上至多尚处于“半文半白”的阶段而已，束缚尚多、新意不够，大大局限了中国水墨的无限创新精神。因此，从水墨艺术的现代状态这一角度来讲，石齐是最早成功的一位开拓者和引路人，他突破传统笔墨的基本程式，自出机杼，让人耳目一新、眼界大开，从而大大丰富了中国画的“说话”方式，使其进入了明白晓畅、诗意浓郁的现代“白话文”阶段，这无疑是一种革命性的突破，功不可没。

其次，作为当代最重要的人物画家，他的人物画成就堪称千年以来的集大成者，有继承，更有发展。

他的人物画成就洗脱宋代以来传统文人画为主导的柔弱习气，同时也超越近代以来徐悲鸿、林风眠、蒋兆和等人的各自成就，并创造性地将老师黄胄的速写性写生作品，转化整合、精炼提升为一种成熟完整的艺术形象，丰富完善为一套系统的艺术语言；他大胆跳出传统文人画模式的窠臼，构图和技法均有新意和创造，并成为有价值的风格特征。而且，在他擅长的历史人物题材里，着力体现了较强的历史反思意识，并希望通过人物的再塑造，传达出一种全新的历史思考和人文关怀理念。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现代艺术大师毕加索、马蒂斯等豪的艺术精粹，石齐也能含英咀华，心领神会，并一手拿来，加以巧妙利用。因此，他是将古今中外的人物画艺术融汇一炉，经过多番摸索后形成的独特面目。在气势和精神上直接汉唐风骨，厚重、博大，笔墨浑厚、色彩绚丽、场面宏阔。因此石齐先生的作品，既有汉画的雄浑洗练，又有唐代敦煌壁画的辉煌多彩；既有西方现代艺术的变幻错综，又有印象绘画的光色斑驳。他重新唤醒了华夏民族伟大文明的深厚积淀，风华绝代，饱含自信，这样的成就和能力，堪称独步。

再次，画面内容健康活泼，充满阳光，足可代表21世纪中国新时代的崭新形象，是和谐美的体现。

阳光是化育万物生机的根本，生命需要阳光，需要朝气，艺术同样需要阳光和朝气。有生命力的作品里不能没有体现出盛生机的活泼健康和美丽阳光。

然而，检视当今中国画坛，面貌虽多，但似乎阴柔有余，阳光不足，普遍存在暮气沉沉，